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三十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諸曹

夏侯惇（弟廉 子充 楙 韓浩 史渙）　夏侯淵（子衡 霸 威 惠 和）

夏侯尚（從弟儒）　曹仁（弟純 應余）　曹洪　曹休（子肇 肇孫攄）

曹真

謹案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三傳闕

曹仁字子孝曹操從弟也原注魏書仁祖褒潁川太守父熾侍中長水校尉少好弓馬弋獵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間遂從操為别部司馬行厲鋒校尉操之破袁術仁斬獲獨多從攻徐州仁常督騎馬前鋒别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别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操攻呂布仁别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操平黄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操器其勇畧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操攻張

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操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操壯之遂破繡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昭烈徇㶏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操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善其言遂使仁將騎擊昭烈破之盡復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猗鈔斷西道仁擊猗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

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操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操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操從之城降於是録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

城上望見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還乃嘆曰將軍真天人也操聞而壯之轉封安平亭侯操討馬超

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荊州侯音以宛叛畧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以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乗船臨城圍數重內外斷絶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圍出羽退走仁少

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
從事鄢陵侯彰北擊烏桓曹丕在東宫為書戒彰曰為
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
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
户追賜仁父熾謚曰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名還屯宛
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
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丕遣使即
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

烏江還屯合肥黄初四年卒年五十六謚曰忠侯原注傅子曰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勿如也張遼其次焉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卒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純仁弟字子和年十四而喪父與仁別居富於財童僕人客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不失其理鄉里咸以為能好問學敬愛學士士多歸之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八為黄門郎二十從操到襄邑募兵遂常從征伐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

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操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伐三郡謹案今陳志作斬譚首級北征三郡毛本級作及連下讀與此合通志亦作及純部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户從伐荆州追昭烈於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卒初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或從百人將補之操難其帥純以選

為督撫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選代操曰純之比何可復得吾獨不中督耶遂不選曹丕篡代追謚曰威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中進封平樂鄉侯演卒子亮嗣應余字子正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時漢吳椅角疆埸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據城叛余與太守東里袞迸竄得出音遣騎追捕去城十里追及賊射袞飛矢交流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賊曰侯音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迺卿曹本善人當思反善何為

受其指揮與之同惡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歿無恨因仰天號哭涕血俱下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賊去余亦隕絶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義操聞嗟嘆良久下荆州表其閭賜穀千斛衮後為于禁司馬

曹洪字子廉曹操從弟也洪伯父鼎為尚書令任洪為蘄春長操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操失馬賊追急洪以馬授操操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操

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温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温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操會龍亢操攻徐州張邈以兖州叛迎吕布時大饑荒洪將兵在前先據東平屯聚糧穀以繼軍操討邈布於濮陽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別攻劉表破表別將於舞陽陰葉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從

操攻漢中拜都護將軍及入漢中與太子丕書陳形勢風土曰前初破賊情奓原注竹加反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岳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戰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

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所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兹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興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慝原注易既濟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左氏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崇侯名虎常讒西伯於紂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

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飇奪電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材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材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原注孫武田單墨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曁至衆賢奔絀三國為虛原注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鬬伯比曰隨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王毁

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楚不敢伐少師有寵楚子伐隨戰於速杞隨師敗績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原注墨子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陳之列騁奔牛之權

馬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雎渙者學藻績之綵原注李善曰傳云雎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綉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閭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原注墨子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與夫騄驥垂耳於林坰鴻雀戢翼於汚池褻之者

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麁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
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
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丕覽之曰此必陳琳辭
也及丕篡代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益邑
千户并前二千一百户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始洪家
富而性吝丕惡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群臣並救
莫能得曹真請之曰今誅洪洪必以真為譖也丕曰我
自治之卿何豫也會卞后責怒丕曰梁沛之間非洪無

有今日又謂郭后曰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勑帝廢汝矣后於是泣涕屢請乃釋之免官削爵土尚沒入其財產卞后又以為言後乃還之初操為司空時以已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于時譙令平洪貲財與公家等操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耶丕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喜上書謝曰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含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而有豺狼無猒之質老惛倍貪觸突國網罪迫

三千不在赦宥當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
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惟愆闕慙愧怖悸不能雉
經以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洪操功臣時人多
為觖望曹叡立拜後將軍太和六年卒謚曰恭侯子馥
嗣初操分洪戶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
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曹操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
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

吴休祖父嘗為吴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象瞻拜涕泣觀者皆歎惘焉操擧義兵易姓名轉至荆州閒行北歸見操操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子丕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昭烈遣將吴蘭屯下辯操遣曹洪擊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操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昭烈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

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操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丕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録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卒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丕自臨送下輿執手而别孫權遣將屯歴陽休到擊破之又遣别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丁母喪哀毁過數丕使侍中奪喪服賜以酒肉休受詔而形體益憔悴乞歸譙葬母丕遣越騎校尉薛

喬奉詔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丕自寛慰之丕伐孫權以休為征東將軍假黄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吕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曹叡立進封長平侯吳將審德屯皖休擊破之斬德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叡為二道伐吳遣司馬懿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吳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

上書謝罪歆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益隆休因癰發背卒謚曰壯侯子肇嗣謹案太平御覽引曹肇傳曰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衣服有所獲輒入御帳服之遥出其親狎如此肇字思長有當世才度爲散騎常侍屯騎校尉叡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劉放諫止叡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卒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曹丕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爲列侯後爲殄吳將軍卒追贈前將軍肇孫攄字顔遠少厲志操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爲洛陽令有能名齊王冏輔政攄與齊

人左思俱爲記室督從中郎出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

會天下亂討賊向吳戰死

曹真字子丹本秦氏子其父邵字伯南與曹操舊善操

常爲寇所廹逐走入秦氏邵開門納之寇問操所在邵

曰無之我即走者也寇殺之操以邵以死脫已故養真

爲子冒姓曹氏通屬籍爲族子原注魏書邵以忠篤有才智爲太祖所親信初平中太祖興義兵邵募徒衆從太祖周旋時豫州刺史黄琬欲害太祖太祖避之而邵獨遇害使與子

丕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操壯之使將

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

昭烈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

軍是時夏侯淵没於陽平操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謹案

陳志作征南護軍通志作征蜀與此合都督徐晃等破昭烈別將高詳於

陽平操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

屯陳倉丕立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凉州諸軍

事録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曜

討破之斬進又令諸將及州郡兵討破叛胡治元多盧

水封賞等斬首五萬餘級獲生口十萬羊一百一十一萬牛八萬河西遂平丕初聞胡決水灌顯美謂左右曰昔隗囂灌雒陽而光武因其疲弊進兵滅之今胡決水灌顯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乆旬日破胡檄到丕大笑曰吾策之於幄幕之内諸將奮擊於萬里之外若合符契前後戰克未有如此也黄初三年還雒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伐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

七年丕寢疾真與陳羣司馬懿等受遺詔輔政曹叡立進封邵陵侯（原注裴松之曰真父名邵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漢丞相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應亮叡遣真督諸軍軍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畧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

户四年朝雒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漢連出犯邊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叡從其計及辭行叡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絶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操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平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内侯各

百户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雒陽叡自幸其第省疾真卒謚曰元侯子爽嗣叡追封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内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羲訓則彦皚皆為列侯初丕分真邑二百户封真弟彬為列侯

議曰陳壽以諸夏侯諸曹氏共為一傳而謂夏侯曹氏世為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以親舊肺腑貴重

於時左右勳業咸有勞效操曹嵩子嵩騰養子皆不知生出本末不能辨其族姓或以為嵩夏侯氏之子則操實姓夏侯而冒姓曹故惇淵與仁洪諸養子並為一族從操將兵相與篡漢以功名始終壽相錯為一傳共論之有微意矣其謂世為婚姻者為魏諱也

贊曰類族辨姓人倫伊始冒雜亂真無父無子世濟厥偽滔天易宗猥享禄位未足言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三十一至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兆文

謄録監生臣范重棨

續後漢書卷五十一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八

魏臣

荀彧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漢朗陵相淑之孫司空爽之猶子濟南相緄之子也世以高節盛德稱彧偉儀觀幾略奇𢛭人偉美潘勗為彧碑文稱彧瓌姿奇表平原禰衡稱彧容貌典略曰彧為

衡傳曰荀彧有容儀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原注典略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裴松之曰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彧於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爾至於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於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於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　或為盛門而娶宦者之女何以辨姓哉世期曲為辨明私或之論也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

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頴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懐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彧度紹終無所成初平二年去紹從曹操於東郡操大悦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董卓威陵天下操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

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掠明年操領兖州牧
後為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操攻陶謙任
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叛迎吕布布至邈乃使劉
翊告彧曰吕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食衆
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馳名東郡大守夏侯惇
而兖州諸城皆應布矣時操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
將大吏多與邈宫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
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吕布

通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拔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操操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操軍乘氏大飢人相食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

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宫宫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蓄穀一舉而布可破也布破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惟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

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原注裴松之曰於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原注三國魏志注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

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建安元年操擊破黄巾獻帝自河東還雒陽操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雒陽未可卒制勸操曰昔高祖東伐（謹案高祖東伐上太平御覽有晉文納襄王而諸侯願從十一字）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

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傑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矣操遂至雒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彧為侍中謹案陳志云進彧為漢侍中通志無漢字與此合是時魏國未

建何得加漢字志誤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彧內司出納外幹心膂與操中表相應使挾天子以令諸侯成操功業彧之力為多彧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彧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以其為議郎耶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君言人其謂我何卒不用其持心如此故許下綱紀整肅職司咸得其人時方征役草創禮樂制度未能興復彧言於操曰昔舜分命禹稷

皐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舉而行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使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說詩書原注漢書叔孫通徵魯諸生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拜通為奉常定宗廟及漢諸儀法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帝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世祖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原注後漢書帝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今公外

定武功亦宜內興文學使干戈偃戢大道流行國難方弭禮樂並興此姬旦宰周之所以致太平也立德立功又兼立言豈不盛哉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隆禮尚德敦裕教化則王道成而至治可期也操以為事平當議之爾操問彧誰可代卿為我謀者彧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操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惟嚴象為揚州韋康為凉州後敗亡

原注三輔決錄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象　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慤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

自操迎天子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操於宛紹益驕與操書辭旨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異於常眾皆謂以失利於繡故鍾

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因見操問之操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公所知也今與我爭天下者惟袁紹爾紹貌外寛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寛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

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虚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為操悦或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之柰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超最强

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顔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

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爾可一戰而擒也五年與紹連戰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止遂以奇兵襲紹别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顔良文醜臨陳授首

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操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心離宜承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復次於河上紹病死操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八年操録彧前後功表請封彧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勲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

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原注史記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曰魯　漢書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曹參次之封平陽侯　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懐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遊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氷研精極鋭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勲彧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操表操與彧書曰與君共

事以來立朝廷於僭亂君左右匡弼舉人建計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遂封萬歲亭侯九年操拔鄴領冀州牧或說操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内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

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寛其死而袁譚懐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走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遂寢九州議原注至十七年彧自殺後十八年遂復幷為九州受九錫晉魏公而領冀州牧是時荀攸常為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操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原注荀氏家傳衍字休若彧第三兄彧第四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

傳陳羣與孔融論汝頴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大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雒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閎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操以女妻彧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操復表請增彧户邑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

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兖豫利既難安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

録末副或巍巍之勲乞重平議疇其戸邑乃増邑千戸
合二千戸或深辭讓操報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
前後謙冲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
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
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
之多也操欲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於十數操
乃止操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
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遂行

會表病死操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降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

> 謹案宋景文筆記曰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遂殺之然則天奪其魄以誅彧寧不信乎

會伐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為魏公矣原注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至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嘗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于太祖及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間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伏后彧不從

故自殺權以露布于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裴松之曰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廼託以官渡之虞俛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暐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比自殺皆毀之故密謀奇策不得盡聞鍾繇嘗曰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惟荀彧為然或問繇曰君比荀君於顏子且自以為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臣以太祖之聰明神武每事必先諮之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

盡相去顧不遠邪司馬懿謂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聞見逮數百年間賢才間世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其為當世推重如此原注或別傳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儁咸宗馬前漢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終子惲嗣惲字長倩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曹丕與弟植並有擬論丕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復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睦丕深恨惲惲卒子甝原注音酣㝠原注音翼以外甥故猶

見寵待樾嗣爵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卒子顗嗣
顗字温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顗子崧字景猷位至光禄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為建威將軍吳國内史羨
尚公主為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卒贈驃騎將軍霬
官至中領軍卒謚曰貞侯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霬妻司
馬師之妹也故師昭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以霬
著勲前朝改封愷南頓子愷位至征西將軍原注三國魏志注荀
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　干寶晉紀曰武帝使
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宫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德識

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則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憺少府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愷兄憺少府弟悝護軍將軍卒贈車騎大將軍惲弟俁詵顗粲並以才學顯

原注三國魏志云俁御史中丞俁弟侁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荀氏家傳曰俁字叔倩詵字曼倩俁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詵弟顗咸熙中為司空

粲顗有傳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父彝州從事

原注荀氏家傳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

至沛相攸父彞州從事彞於或為從祖兄弟攸少孤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原注魏書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藏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

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強兵實匹夫爾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伋繫獄顒憂懼自殺原注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顒名太學於是中朝大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顒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傑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衆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踈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

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嬴牛敝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衎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衎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衎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顒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顒尸而葬之於爽冢傍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原注魏書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

不得至駐荆州曹操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操素聞攸名與語大悦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至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

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閒呂布叛攸勸操還擊布議者曰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危道也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横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布已敗昭烈而臧霸等應之矣操遂自宛伐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操欲還攸與郭嘉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鋭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宫有智而

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顔良操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之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説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擒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紹兵紹兵竟奔之陳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操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鋭而輕敵擊可破也原注裴松之曰按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

是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惟攸與賈詡勸操操乃留攸及曹洪守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覧燒攻具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攻譚尚於黎陽明年操方伐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操將許之以問群下羣下多以為表彊宜先平之

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閒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謹案陳志作數萬毛本作百萬通志作十萬與此合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操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

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操曰忠正密謀撫寧内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户操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前後謀謨勞勲曰今天下事略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子房自擇邑三萬户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攸辭之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攸姑子辛韜嘗問攸取兾州時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王師自

往乎之耳吾何知焉自是内外莫敢復問軍國事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顔子甯武不能過也曹丕在東宫操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丕問之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復思之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卒故世不得盡聞也原注裴松之曰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

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伐孫權卒年五十八操言則流涕曰孫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孫與公達亦云又曰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又曰二荀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原注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瀆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

去惡不去不止也仁智之道二荀豈能盡之哉一失其身餘皆不可論也　傅氏及魏晉諸人甚為稱道范曄之論皆出於此乎　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絶黄初中詔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户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曰敬侯

議曰曹操險譎無行陰圖篡竊有識之士方遁逃避匿之不暇安肯身事之而蹈其難哉故孔明高卧不起幼安濯足遼海所以為高而存漢也荀彧之委質已失其身矣既運籌决策相與取漢則魏室佐命元臣及其忤

意不容以漢尚書令自殺則亦操之欲題其基道為征西将軍曹侯也攸亦智計之士彧之次也陳壽謂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唐杜牧謂彧之勸魏武取兖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盗穴牆發匱而不與之同挈得不為盗乎皆至論也或者與彧為管仲之仁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謂牧之論比高光楚漢非彧之言史氏之

文誤矣原注通鑑論　或以智計佐操挾天子令諸侯征伐四
克其名為漢其實皆篡竊之私也視其掠楊彪誅孔融
弱寡王室曾無一辭十分天下而有其八既已為丞相
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不在於九錫之受否也
故或以為不必受有其實不必有其名以是忤操飲藥
而卒爾以死事魏非死漢室也乃比之管仲而與其仁
何哉管仲相桓公伐戎帖荊尊王室治諸侯皆所以翼
戴宗周惠王欲以愛易嫡而桓公率諸侯朝王世子於

首止故孔子與為一匡天下使王室弱而復強諸侯叛而復服桓公沒其子孝公仍為諸侯未嘗遂取周而代之也彧之佐操既專其國又逼其主至於弒母后酖皇子必使無噍類乃以周文自況身死未冷而丕遽代漢其得並桓公乎操不得並桓公彧焉能比管仲故先儒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曹操五霸之罪人則荀彧又管仲之罪人也夫管仲之不死子糾之難桓公當立子糾不當立原注漢書齊桓殺其弟以反國則桓公庶長當立糾幼不當立也仲以失身佐

非其人故憣然而改而不死是以召忽死孔子以為匹夫之諒管仲不死孔子以為仁荀彧佐操篡漢篡械既具知不免而始自裁則亦召忽之諒也又焉得為管仲之仁乎若彧者特莽之孝元后之節也王氏之禍皆本元后莽既篡漢而執璽不與其平日所締構叶圖保佑假借者都忘其非故班彪謂之婦人之仁原注漢書莽即位請漢傳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必欲得太后出璽投之於地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司徒掾班彪曰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

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若或者則亦小人之仁也其比曹操以高光袁曹為楚漢則固或之志也不得其說從而為之辭以為史氏之文則史之所載援引比擬者皆非其人之言而不可信矣怙或一時之私並誤歷代信史又不可之甚也鍾繇稱彧為顔子操稱攸為顔子夫顔子與禹稷未易地爾豈以譎計教人篡竊者邪故二荀之顔子曹操之周文曹丕之舜禹皆以盜賊自名聖賢欺天下之甚者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原注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敗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埽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捲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飡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

忽爲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師誅閹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雕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主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

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董卓之入雒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閒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

如率衆而西所在収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為然傕乃西攻長安（原注：裴松之曰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瘁之良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誅王允與郭汜等共專朝政詡為左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

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柰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原注獻帝紀郭汜樊稠與傕互相違戾欲鬬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詡典選舉多選舊名臣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鬬長安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傕請詡為宣義將軍原注獻帝紀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窺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賞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和傕等出天子

祐護大臣翊有力焉原注獻帝紀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温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郃皆為傕所嫌欲殺之翊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傕乃止天子既出翊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原注典略稱煨在華陰時修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獻帝紀曰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與翊同郡遂去傕託煨翊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翊禮甚備翊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翊陰結繡遣人迎翊翊將行或謂翊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翊曰煨性多疑有忌翊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

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連劉表詡南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歸語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曹操比攻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

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此易知爾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内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

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操操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

也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困操於官渡操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决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操領冀州牧徙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操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

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遂敗於赤壁

原注裴松之曰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於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争也荊人服劉主之雄姿傑孫權之武畧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荊楚楫櫂之手實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乗此取吳將安俟哉至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筭也詡之此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　使操聽詡計鎮撫荊州綏緝嶺表名璋入

朝兼有蜀漢則昭烈孫權必不能成鼎足之勢世期謂詡策為非赤壁之敗歸之天命非公論也

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也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一用詡謀卒破遂超是時操子丕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丕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

思故不即對爾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丕立以詡有德於已故超諸勳賢首拜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孫翟聞詡為三公大笑之原注魏畧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丕

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詡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筞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丕不納後興江陵之役

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卒謚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卒子模嗣後為晉惠帝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子胥胥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

原注陳壽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裴松之曰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於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略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贊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於險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

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降蒯漢迹著然後亡身徇節以中素志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于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又曰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陳壽評彧婉而有章得其意矣世期譏之非也又謂詡不當與二荀同傳詡與二荀皆佐操取漢之元惡也其同傳宜矣

議曰嗚呼天欲亡人之國其禍釁必起於不虞一觸其機橫潰而不可止當王允誅董卓廓廓焉皆以為遂無

事據關河臨天下都咸陽復我高祖之大烈有日矣一貫詡以救死之故復生數十百卓誅允而執天子流離奔播卒為大盜所有復叩其餘智移漢與魏天固亡漢矣詡真傾危之士哉

贊曰文若英英龍孫鳳雛洞鑒知微躍淵擇梧略包河山幾先神鬼伏義匡時匪人自浼帝師王佐與盜共竊債擲失聲碎此明月公達貢籌保身之哲文和億中甘為漢賊

續後漢書卷三十二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二十九

魏臣

鍾繇子毓　華歆子表　孫廙　博　嶠　周　澹　王朗

謹案鍾繇傳闕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

不毀傷人後與北海管寧邴原俱游學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頭原為腹寧為尾云原注裴松之曰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原注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後芬果敗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邽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原注華嶠敘譜歆少以高行顯名避

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説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慰解關東辟為掾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孫策畧地江東將取豫章遣虞翻説

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遂報策策乃進兵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遠近所歸策當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為上賓原注華嶠譜叙曰孫策畧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閤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嘆息而心自服也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是時四方賢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歆下望風景慕策每大會坐中莫敢先發言歆起更衣則議論讙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

號曰華獨坐策卒後留權許不得歸原注江表傳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説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使進軍與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説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縈失位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爲賤恥方之於歆咎孰大焉曹操在官渡表天子徵歆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爲將軍

放心豈不有益乎令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悦乃遣歆賔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賔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賔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徳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操之弑伏后也遣歆與御史大夫郗慮破壁收后天下以是薄之操伐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

史大夫曹丕立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篡代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歆形色忤丕徙為司徒

謹案齊職儀曰司徒品秩官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太尉漢哀帝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為大司徒以孔光為之魏以華歆為之

而不進爵丕久不懌謂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喜悅而相國及公獨不怡者何也羣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於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丕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

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丕歎息焉原注孫盛曰盛聞慶賞刑威必宗於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益施春秋著以為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筭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來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又何以加諸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饍而司徒疏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原注魏書又賜奴婢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

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令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丕以安車徵之不至曹叡立進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原注列異傳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郄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柰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裴松之曰晉

陽秋謂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歆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旨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禄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侵漢𣪍如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食為本使國中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

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陛下裁察敵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獘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卒諡曰敬侯謹案志注歆時年七十五

歆性周密嘗謂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

言不當顯露故其事不見尤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自振施外終不殖產陳羣常嘆曰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子表嗣丕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察諸郎共平尚書事並兼厲鋒氣要君取譽事或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曹

髦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稱疾歸下舍故免于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晉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禄勲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静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卒年七十二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隷王宏等謹案晉書作王宏與此合陳志作王密誤並嘆美其清澹退静以為不可得而貴賤親疎也表弟博歷三縣内史治有

名迹博弟周黄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六子廙岑嶠鑒潛簡廙字長駿有文翰仕晉至尚書令太子少傅光禄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秘書監尚書潛字玄駿終河南尹（原注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畣字敬叔世語稱畣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畣河南尹恒左光禄大夫開府潛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案此宋本陳志及通志俱作東海郯人）本名嚴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獻帝在

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譙治中與别駕趙昱等説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原注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恵愛在民孫策渡江畧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

令使者詰責朗辭語抗厲策又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以朗儒雅有名當世雖忿而不敢害原注獻帝春秋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畧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欐流矢始交便棄欐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慚懼朗愚淺駑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于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紲叱咤聽聲東西惟命留滯曲阿顛連窮困朝不謀

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曹操聞而表徵朗策遣之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原注裴松之曰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云世路隔塞情問斷絶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者未周涕隕潸然主上寛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操問策何以得至此耶朗曰策勇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叶謀并力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少與

沛國劉陽友善陽為莒令早卒初陽有識鑒見漢室衰
微知操有雄才終為國禍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操貴
求其子欲殺之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
莫敢藏者朗乃納之積年自會稽還數為開解操乃赦
之世以是多朗之義操為魏公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
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
俱以治獄見稱原注魏畧太祖請同會嘲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秔米飯也朗仰而歎曰
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
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詔朗

朗答曰孫權前賤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沿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蹀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

曹丕立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烝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

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勑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原注漢書蕭何薨使者名曹參入相參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令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路温舒疾治獄之吏原注漢書宣帝即位路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寃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

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丕篡代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詔問當今所宜盋損朗奏曰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

酎必貫三時而後成謹案酎各本俱作酹此書作酎足証諸本之訛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廐則騑騄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謹案古文淵鑑作三萬與此合志誤作二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馬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赦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于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于秦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埽地簡易

之指又失替質損文避泰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案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埽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埒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雲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

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禖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

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彂甲放馬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于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于廣野動則成教隊于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蓄于食勇蓄于勢雖坐曜烈威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于交兵而後

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也時丕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内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弛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

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丕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原注左氏傳魏絳言于晉侯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漢書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埜獸相如上疏諫曰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方今二冠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

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原注王朗集載朗為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儁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儁殆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儁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叙至黄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薦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饔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初建安末孫權遣使稱藩而與昭烈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朗議曰天子之軍重于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

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丕納其計黄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禄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于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于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違于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丕

如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伐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原注漢書天子使嚴助往諭南越王胡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胡薨嬰齊嗣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黜無禮原注漢書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且吳濞之禍萌于子入原注漢書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于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原注後漢書帝遣來歙說

囂遣子入侍囂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後囂卒反囂死王元立囂少子純為王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于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情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丕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臨江而還丕詔三公曰

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于前勞役兼于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令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櫂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曹叡立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宫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恩詔屢布

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宫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原注裴松之曰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于百金之臺昭儉于弋綈之服内減太官而不受

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内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于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閒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内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絶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

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原注史記太姒十子周以宗彊為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郕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　按左氏傳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畢原酆郇郜雍曹滕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共十八子與此不同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于兄弟原注左氏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并成王共五子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

則不相如益生育有早晚所産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奥房藩王未繁于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原注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伯邑考又武王兄則十四年生也武王九十三年崩成王七歲則八十七年生也周禮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説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于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于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

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原注黃帝紀黃帝二十五子用為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于南山矣獻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太和二年卒謚曰成侯朗高才博雅性

嚴整喜威儀恭慎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尤善論議不彊以辭每傅于理曹丕嘗問羣臣子産相鄭既仁且明故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清靜無為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故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政尚威嚴故民不敢欺斯三不欺於君德孰優朗與鍾繇華歆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道

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道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則不忍欺之之優劣別矣且記稱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校其仁則無以殊核其仁則有以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彊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謂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彊仁之化優劣亦相縣絶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

不欺則異丕以為然其言議風旨類如此子肅嗣初丕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云謹案子肅別入儒學傳

議曰歆朗素著德望而繇以才幹稱皆一代偉人以漢臣為魏臣及其禪代首登三事猒然以為榮其節不足稱也晉宋而下王何徐傅以為故事原注謂王祥何曾徐羨之傅亮也遂為盜臣之首惜哉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為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子嘗過許都登繁陽壇覩鍾繇所書受禪碑具列公卿將軍勸進表大書深刻以夸示罔極始

知世有大無廉恥之人視易君移國如傳舍故天下之
亂不可勝窮至于今而不已也悲夫操丕父子欺君竊
國故疑羣臣欺已以三不欺為問朗據理以對責德于
君而不及臣豈丕志哉
賛曰三臣汲汲盜漢與魏與閒篡弑靦靣無愧隕節喪
道蔑貞忽天紊錦薦㰂吁嗟英賢

續後漢書卷三十三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三十

魏臣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煜 蔣濟

謹案程昱傳闕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少有識量漢季天下大亂晦匿名迹密結英儁不與俗接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後

從袁紹知紹不能與有為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知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原注韓詩外傳周公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士余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又相天下位殊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次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曹操甚器之早卒操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操曰

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操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兼有青幷地廣兵彊而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寛紹以寛濟寛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寛内忌用

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輙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爾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

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冦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操曰善遂從征布三戰破之布退

固守時士卒疲倦操欲引軍還嘉說操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勇而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輙破氣衰力竭内外失守勇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必成禽矣操急攻布禽布誅之昭烈歸操操以客禮待之表為豫州刺史嘉言于操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為盡死力備終不為人下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宜早為之所操曰孤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憚不訖原注左氏

傳善鄭以勸來者猶惧不莸莸至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來歸而害之人將不食吾餘而士不來矣既而遣昭烈要擊袁術嘉與程昱復切諫操不聽昭烈果舉兵討操操始恨不用嘉之言原注魏書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劒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裴松之曰此與本傳正相反也　按本文出傳子謂嘉等勸操害昭烈與曹操本傳相合故取之

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

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者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爾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操欲速攻昭烈議者懼表紹襲其後進不得戰退失所據獨嘉勸操行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操曰善遂東行而紹果不出原注裴松之曰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

為不同又本傳稱臣嘉料孫䇿輕佻必死于匹夫之手誠為明于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按操從破袁紹紹死傳雖操自決計而嘉亦勸之非不同也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克捷諸將欲乗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逄紀為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乃南伐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操還救之遂從定鄴又

從攻譚於南皮兾州平操多辟召青兾幽幷知名之士以為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封嘉洧陽亭侯操將征袁尚及三郡烏桓諸將多懼劉表使昭烈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兾非己有也表坐談客爾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

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

操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

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

其不意操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操至惶

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

嘉深通有算畧達於事情操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

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操問疾者交錯及卒臨其喪哀

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

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原注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塞盪定烏桓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

追贈嘉封并前千戶褒亡為存厚往勸來也謚曰貞侯子奕嗣原注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誡後操伐荆州敗於赤壁還至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操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悦焉操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險阻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凝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忽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

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絶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奕為太子文學早卒子深嗣深卒子獵嗣原注世語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謹案目録此下有董昭傳今闕

劉煜字子揚淮南成悳人光武子阜陵質王延之後也

原注後漢書延郭后子初封淮陽後徙阜陵　父普母修產渙及煜渙九歲煜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煜以普之侍人有謟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煜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煜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煜煜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卲名知人避地揚州稱煜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

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畧百姓越赴
江表以煜高族名人欲彊逼使為唱導煜時年二十餘
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煜往見
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
來候使煜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
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
明觴者不敢發煜因自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軍
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

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煜即乘寳馬將家僮數人詣寳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内煜煜撫慰安懷咸悉脫服推煜為主煜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權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煜曰寳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畧為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爾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

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
悦外内盡賀而煜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
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内虚
策乘虚而襲我後則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
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
其後勲窮蹴遂奔操操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
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擒克操問
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

無之不足為損得之不足為益煜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爾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畧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操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煜所度操還辟煜為司空倉曹掾原注傅子曰太祖徵煜及蔣濟胡質

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煜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煜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埶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煜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煜乃設遠言以動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煜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輙以函問煜至一夜數十至耳操伐張魯轉煜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操曰此妖妄之國爾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煜督後諸軍使以次出煜策

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操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煜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

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驚雖斬之不能安也操悔問煜今尚可擊否煜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遂還以煜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漢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才觀曹丕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煜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必為國患丕意不易後達終於叛敗原注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已下皆傾心

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
毅之量煜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黄初元年以煜為侍中賜爵關内侯丕令羣臣料昭烈當為關羽出報吳不衆議咸云蜀小國爾名將惟羽羽死軍破國内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强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始終之分不足後昭烈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孫權遣使稱藩朝臣皆賀丕以問煜煜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權前

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冦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强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事知變計必出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則蜀孤若割吴之半以與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丕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丕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煜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曁四遠此實然之勢非畀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

爾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廹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爾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

禮也而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為
僮隸僕妾吴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
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及昭烈敗退權禮敬轉廢丕
欲興兵伐之煜以為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
必難倉卒丕不聽五年如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
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
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煜曰彼
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别將

必勤兵待事未有進退也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丕乃旋師曰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曹叡立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煜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煜在朝畧不

交接時人或問其故煜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
俗或未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
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叡將伐漢朝臣內
外皆曰不可煜入與叡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
不可伐煜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曁從叡行天
淵池叡論伐蜀事曁切諫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曁謝
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
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煜

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叡曰煜與吾言蜀可伐曁曰煜可召質也詔煜至叡問煜終不言後獨見煜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常恐眯夢漏泄以謹案陳志作眯夢通志作眯夢與此合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叡謝之煜出責曁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曁亦謝之煜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

煜於叡曰煜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煜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煜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煜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其言以驗之果得其情遂疏焉煜因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卒

原注傅子曰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煜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諡曰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於行官至平原太守案劉陶見死國傳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

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曹仁攻荆州遇疾疫惟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謹案陳志作雩婁通志作雩婁與此合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操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

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操南伐還以温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别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操聞之指有令（謹案志作前令通志作有令與此合）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吾為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爾促理出之辟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

曰舜舉皐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
樊襄陽操以天子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
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
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引
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曹丕立轉為相國長史及篡
代出為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
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

為後也濟上萬機論丕善之入為散騎常侍時丕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時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丕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爾丕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黄初三年與曹仁伐吳濟別襲羡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

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
卒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
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
頃之徵為尚書丕不如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
以諷丕丕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
兵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
可安屯丕從之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
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

土豚過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過入淮中丕還雒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畧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曹叡立賜爵關内侯大司馬曹休率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

謹案陳志作分卒通志作分半與此合

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軍得不沒遷為中
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國危左
右太親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
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
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左
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
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
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

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
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
毀譽必有所興功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
曲阿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縁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
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
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
潛神黙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
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黄唐角功近昭文武之迹豈近習

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
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
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
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
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
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
壯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和六年叡遣平
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濟

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
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
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
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
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歙不聽豫行竟無
功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
饑儉濟上䟽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
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

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惟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力田（謹案力田陳志作弊敝通志作弊敗）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畧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惟娛之躭害於精

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公孫淵聞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叡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以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爾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

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曹芳立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原注裴松之載列異傳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五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于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侯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試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

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原注裴松之曰按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謬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

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
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白虎
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白虎也如玄之說有虞以
上豺獺之不若耶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
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
旨有可求焉　曹嵩已不知生本末或以為夏侯氏之子
而操又嵩之子則其所出難明其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
祖虞與周皆非也雖勿議可也
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
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
災晏嬰對以布惠　原注韓子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
柏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
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
氏有之奈何對曰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

煩亂輕其刑罰賑窮乏恤孤寡行恩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君何魯君問異臧孫答以
綏從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
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
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
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
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司馬懿屯雒水浮橋
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
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

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原注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其有焉初濟在雒水懿令濟與爽書言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發病卒謚曰景侯子秀嗣卒子凱嗣咸熈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勳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議曰危哉照烈幾不出數子之彀操之遣拒袁術也昱嘉昭皆以為不可遣毒手莫施幸而颺去料敵制勝卒使昭烈不得中原尺土嗚呼數子何讎漢之深也當是之時魏有荀彧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司馬懿為之謀吳有張昭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運其籌而諸葛亮振長策弘大義有龐法之計畧關張之武烈蔣費之德度以之佐漢卒之智勇俱困漢不能滅魏而魏不能滅吳竟成鼎足而天下三分論者謂三國人才之

不幸有以夫曹氏篡代之事皆成于董昭之手小人患失無所不至甚可畏也蔣濟以為中書令監權重中書魏室之膏肓矣劉曄亦帝室之胄割漢佐魏卒以詐死天奪之魄矣

贊曰三辰噎精四溟揚波乾軸遭回謀夫孔多力角心鬭乘幾撫會紛紛出奇耿耿效計植邪蹟正曹不知非智竭運窮卒裂坤維